

单位制的消解与社区的整合及变迁

——以甘肃省G社区为例

陈文江, 席娜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以一个单位型社区的变迁为个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社区文化、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作用这三个要素分析单位制度对社区变迁过程和社区内部整合的影响,反映出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单位社区的消解以及单位社区走向城市社区的必然趋势。单位社区的转型,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描述这一单位社区的变迁,进而引发思考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一转变,并从单位、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三个方面出发而提出建议。

关键词:单位制;社区整合;社区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5-0014-04

单位制度,也可以称为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中十分独特的一种现象,也是传统城市社区的主体形式。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居民把自己所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包括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研究所、文化团体、党政机关等统称为“单位”^[1]。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单位制度作为吸纳社会成员就业,保障城市居民住宅等一系列的重要整合手段,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诸多导致单位制度弱化的结构性因素。单位制度的弱化,对城市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单位社区的瓦解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方面:单位开始逐渐退出社区管理组织的前台,转向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干预社区公共事务,单位制度对社区内部的整合方式也随之改变。

本文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一个典型单位社区(G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了社区变迁这一过程中较为充实的实证材料。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材料,探讨G社区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社区文化得以建构的方式、社区参与的状况以及单位制度对这个变迁过程的推动作用,进而得出单位社区必然走向城市社区这一结论。社区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

基石,而单位社区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组织实体,是中国社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单位社区逐渐走向解体,这不仅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与大范围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联系。社区作为一个“微型社会”,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社区的变迁正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2]。本文以社区变迁为模型,透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期遇到的诸多问题,对于社区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区理论

“社区”一词源于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也称《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在腾尼斯看来,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在这种社会联合中,情感的、自然的意志占优势,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感情的、共同的意志所抑制^[3]。国内外学者对于社区的定义有很多种,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对于社区所包含的要素也有各种不同的提法:在蔡禾看来,社区的构成要素是地域、人口、共同的文化 and 制度、凝聚力和归属感、公共服务设施^[3];在于显洋看来,社区的构成要素有九种,即地域、人口、区位、结构、

收稿日期:2011-03-18

作者简介:陈文江(1960-),男,天津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社会问题。

网络出版时间:2011-7-12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10712.2004.001.html>

社会心理、组织、文化、物质和保障、社区变迁;有些学者还把规范作为一种要素,它主要包括社区内外的一些制度、管理规则、传统道德、舆论氛围等。本文对社区变迁的描述主要是从社区文化,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作用三个要素展开,以期通过这三个方面,反映出G社区的整合与变迁。

二、G社区的整合与变迁

(一)G社区的历史

G社区地处甘肃省东部的一个小城市,属于国有企业管制下的强单位社区。上个世纪80年代,在单位修建统一的住宅楼之前,单位职工住房面积小,基本是十几平米,而且居住分散、不紧凑。当时全市各个单位效益相当,总体不高,单位基本没有太多的公共活动,最多的活动可能是每年一次的大合唱,乒乓球比赛之类,多是停留在强制参加和完成上级任务,展现单位风貌的制度化层面。另一方面,单位职工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多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没有自主参与的意愿。单位本身组织的精神文化生活即是如此单调与贫乏,影射到社区内,更是在对社区的管理和调动上没有任何影响力。事实上,分散的居住结构也阻碍了社区开展公共活动的可能性,对社区参与的消极影响也是如此。

单位制度本身作为调控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的一个刚性机制,首先通过对单位职工的控制和整合来灌输单位文化,这种单位文化被职工带回社区内进而间接地建构了社区的文化,单位文化通过单位职工向家属的传达,家属之间的讨论,更是在社区内有深厚的基础。事实上,只要单位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人事变动,必定成为社区内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内容,单位内的风气也就很大程度上构筑了社区内的文化氛围。鉴于当时单位几乎很少甚至没有开展任何公共活动,所以社区内人们的互动也就只停留在私人的领域,而鲜有正式组织的面向社区居民的大型活动。社区成员缺少被组织和整合到一起的媒介,大范围的社区成员互动也就不具备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时期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高,这个地方仅仅是人们生活、居住的场所,还不足以用“家”来形容人们对这里的感情。

这一时期的G社区是和单位本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区内部的整合完全是建立在单位的控制力之下。而由于当时单位效益一般,没有开展各种公共活动和兴建公共设施的经济基础,加之当时社会风气保守,

单位职工的观念也趋向个人或家庭内部的娱乐层面。所以这一时期单位对G社区的整合力度较弱。

(二)G社区的建立与发展

1994年对于单位职工来说是值得纪念的,这一年大家陆陆续续地搬进了楼房,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住房面积也由原来的十几平米增加到六十多平米,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通过工龄等各种条件的评比,单位职工分到不同楼层的住房,G社区由原来分散、凌乱的居住环境转变成了统一、相似的居住结构。

这一时期,单位效益逐年上升,职工工资也有了明显涨幅,各种福利、补助随之增多。单位也开始探索性的开展一些公共活动,据一些职工回忆,那时候几乎每个月单位的大礼堂都会有各种形式的晚会,单位内部的扩建和一些体育设施的修缮也为单位职工的闲暇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周末,职工子弟都会到单位篮球场打比赛,而别的单位的小孩是不允许进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单位人的主体认同和边界意识。单位的食堂、澡堂也都开始运转,单位职工及家属只缴纳少部分的钱(大约是外面同类盈利性设施收费的一半)就可以进入和使用,这为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更是加强了社区居民对单位的依赖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每到过年的时候,整个单位和社区内更是热闹异常,到处张灯结彩,单位出钱放烟火,办灯会,社区居民都拥挤着到单位上去猜灯谜,领奖品,所有这些都与G社区和单位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单位把整个社区居民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同时,社区居民普遍有主人翁的意识,自觉维护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单位开展的各项活动都得到社区居民的热情参与,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这块地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就是人们的“家”。社区居民对G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空前高涨。

较之前一时期,单位对G社区的整合大大提升,通过各种公共活动的开展和公共设施的利用,社区居民被强有力的整合进G社区之中,表现出单位体制在社区建设某一阶段当中存在和发挥的巨大潜力和作用。这也是当时全国各个城市中单位社区繁荣发展和受人拥护的内在因素,即单位制度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人事制度、住房分配制度、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单位社区的建设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着如此吸引力的单位社区是否能继续它的辉煌?

(三)G社区的衰落

这一切美好的景象从2002年开始破灭了,那一年

单位在城市的繁华地段修建了更高层次的W社区,当时每户在原有房屋折旧费的基础上再支出大约两万五就可以入住W社区,G社区内有70%的居民都搬去了那里,其余30%的居民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了下来。随后搬到G社区的人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分配到单位的年轻职工,另一种是租房住的人。继而G社区中的人员构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同质性很强的单位职工住户转变成了由混合人口组成的新的社区结构,在这种新的社区结构中,住户之间的日常交往和相互融合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互动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

1.原来G社区的老住户之间同质性强,会自动形成一个小的初级群体,在这个初级群体中凝聚力很强,并且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

2.单位社区内的其他群体之间凝聚力不强,但都有和主体群体发生交往和互动的倾向及需求。

3.单位社区内的主体群体对其他群体持一种包容接纳的态度,但当他们不遵守共同的群体规范时,这种包容将会演化成谴责和排斥。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G社区被划入当地的三天门社区,并归其管辖。而作为传统的组织和管理者——单位,因为此时G社区成员不断增强的异质性和社区内核心群体的抽离,渐渐放松了对其的管辖和关照。同时,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城市治理职能机构,并没有对G社区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除了G社区门口挂着“三天门社区服务”的醒目门牌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有关社区服务的内容。这样,G社区的管理实际上处在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游离于任何职能机构之外,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社区的内的各项事务开始由居民自己承担,实际上就是由原来G社区内的老住户们轮流执行打扫院子,浇花除草,清理垃圾车的工作。

至此,传统的单位社区彻底瓦解,社区内文化生活的部分已不见踪影,社区参与无从谈起。社区居民构成的复杂性也使社区文化趋向多元,单位对社区的整合流于形式,再无任何实质性作为。如今的G社区已见现代城市社区的雏形,但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G社区的明天只能是在日趋萎缩中走向消亡。

三、结论与思考

伴随着单位制度的改革,使单位社区呈现出形如G社区的变迁,G社区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却从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各种单位社区发展和变迁的走向:基于单位制度改革的动因及趋势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单位社区的住房出现大量的买卖过程,会导致单位社区内部居民的演替,单位社区将会解体,最后走向真正的城市社区。这意味着社区的重建已是必然趋势,而社区的重建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框架重新构造的过程。通俗地讲也即是单位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变已势不可挡,而在寻求城市社区发展新路径的轨迹上需要各种力量的携手合作。

通过对G社区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单位制度在社区变迁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力,以及对社区居民内部整合的效力。G社区经历了组建——加强——衰落的过程,单位制度对G社区的整合也经历了弱化——强化——弱化的转变,G社区从一个传统的单位社区演变成现在所谓的“城市社区”。我们不妨把单位社区和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4]对照起来看,在单位社区内,由同质性强的人群借由情感的纽带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群体,强烈的集体意识将个体结合在一起。而G社区现在的形态在某些程度上类似于“有机团结”^[4],它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连接纽带,但成员间是否是相互依赖的还值得进一步思考。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是优于“机械团结”的社会整合形式,影射到G社区内,转变后的社区类型是否也在结构和功能上优于原来的单位社区,是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社区结构呢?结合G社区的实例,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如何改变G社区现在所处的这种困境,使它恢复社区活力,为社区居民创造温馨和谐的美好家园,基于此,引发了如下思考:

1.G社区的变迁告诉我们,社区文化的建构和社区内部的整合,是与具备相应的经济水平和实力,继而开展各种有益的社区公共活动分不开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为社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因此,不管是单位还是新型的社区管理者都应当适当加大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为社区居民的生活送去方便和欢乐的同时,也能加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建立独特的社区文化^[5],从而间接地提高社区的整合力度和社区参与。

2.单位制度作为一种传统的社区整合机制,现在已慢慢退出了社区管理的前台,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单位作为一种“隐性”的影响力,仍然对社区事务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因此,单位本身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应加强对所辖社区的关注力度,投入相

应的人力和物力⁶,为单位人创造舒适而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是为企业增加效益,提高利润的一个潜在途径。

3.从G社区的个案中,我们看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和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这对社区管理的二元机构,不应当是处在对立面的。我们讲现代化城市建设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并不强调单位就可对社区管理熟视无睹。而同时,正因为日益强调新型社区管理⁷的重要性,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就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某单位社区门口虽然挂了XX社区的牌子,而实质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成为一种空头认知,这种真空的管理状态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理清单位和居委会对社区管理的关系,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4.G社区衰落后,虽然社区整合大不如前,但是可以看到社区内老住户之间能自动结合在一起,干预社区事务。这一群体虽然规模很小,力量也很薄弱,但似乎能从他们身上发现社区自治组织的雏形,这是社区管理中一支非常有用而坚实的力量。合理培养和引导各种社区自治组织,发挥社区自治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会对社区建设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单位社区转型的过程中,充实认识到单位,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并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意义重大。在今天,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单位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例子,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转变的方式会有很多种,但这种转变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种必然趋势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可。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现实,在变化中找规律,吸取传统单位社区人文思想、结构特征的精华以及对必要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原则的尊重,寻找一条21世纪中国特色的实现城市建设良性发展的道路⁸。

参考文献:

- [1]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89,(1):71-88.
- [2]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3] 蔡禾.社区概论:1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4]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5] 余南霞.试论社区图书馆服务与创新[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73-75.
- [6] 惠恭健.社区党建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状况的分析及思考——基于对无锡市10个社区的调查[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4-29.
- [7] 李建玲.困境与出路: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发展探析[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88-90.
- [8] 王凌曦.中国单位社区的发展历程[J].理论导报,2009,(5):37.

责任编辑:万东升

Unit System's Dissolution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Changes — Taking G community of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Wen-jiang, XI N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hanges of a unit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rom unit system on community changes course and community intern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ree factors of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ole. The research reflects the dissolution of unit community and the irresistible trend of the transform from unit community to urban commun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t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ty community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unit community's changes in this article, it requires us to think how to deal with this trend effectively. The article offers some advice from three aspects of unit, neighborhood committee and community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Key words: unit system; community integration; community culture; changes